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儿女情长话红楼

.411

八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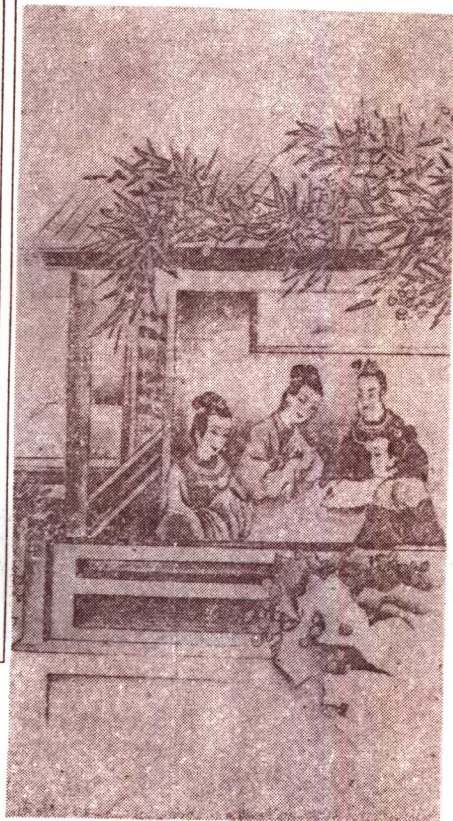
00469219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儿女情长话红楼

子旭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第10号

儿女情长话红楼

子旭

责任编辑 李东明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 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45 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7-5609-0932-9/G·97

定价: 6.60元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众，此种情形中外皆然。中国的小说时代开启于明清，当时的人们，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以一种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说的问世：《三国演义》书成，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草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备，备亦不能悉读，而独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至《列国》、《三国》，则尤家置一编，虽妇人女子，略识之无者，且时时偷针黹余闲，团坐老幼，以曼声演说之，为消遣计”（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浒传》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严复因此断言：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古典小说起有经、史、子、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前代的文化遗存，中国古典小说能

挟“不可思议之力”进入中华文化发展的纵向链条之中，重要的动力还是在于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

所谓文本读解，即用当代语言翻译出古典文学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意义，其实质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力、情感与趣味的深处发掘古典精神。在后人的读解中，古典小说经历着一种意义的展衍、附加以至变形的过程。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旧的因子和新的创造，在读解活动中杂错交糅，赋予古典小说一种意义性的存在，它使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于当代文化，进入当代人的理性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表现为多种样式。评点、考证、评论、鉴赏、漫话、编选为其荦荦大者。不同型态的文本读解不仅使古典小说获得意义性张扬，而且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雅与俗绾结于一身。雅由此普及于并提高着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为雅。古典小说对读者的感应，也因文本解读而由潜在转为显在，由艰难转为浅易，由浅易转为深入。

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读解总是受制于那一时代的思维水平与文化氛围。宋人注杜诗，便随意穿凿附会，于是，“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种诠释方式使诗家“无景物”、“无字句”，杜诗的艺术之美遂不复存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杜诗〉提要》）。50年代以来的古典小说读解因特殊的文化背

景而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各种形式的文本读解惯于以二元对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说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古典小说中纷繁多致的文学现象被片面地归纳为是揭露黑暗还是粉饰太平，是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还是反抗礼教，是正确进步还是错误反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恶的文本解读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肤浅谬误，但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时代风气制约着文本读解，读解者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也直接关系文本解读的水平。60年代前后的文学研究领域，由于过早的专业化训练，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眼界狭窄，趣味单调。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其文本读解也因此滞留于古典小说文学现象的浅表层次，缺少灵气、魅力与哲理性思考。

，随着视界的日益澄清与渐益开阔深入，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开始突破昔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回归，从而在古典小说的意义阐释中开拓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广阔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就是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编撰的一套丛书，它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为此，它在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上一改传统思路，不再胶执于主题、背景、

形象、手法等文学史的老话题，而是以古典小说中的某一细节、某一人物、某一场景为“筌”，为“筏”，进而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诸方面生发开，在纵横开阖、无格可循的“书里”、“书外”之谈中，抒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文化内蕴。在这样一种作文法中，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治学套路不免困窘苍白，跳跃的思维、灵活的意念、开阔的视野、机敏的感悟则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尽管，囿于学识和功力，本丛书还存在诸多未臻精妙之处，但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有意识地借助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典小说。对于时下的文化史研究来说，它亦不无扩宽视界、别开生面的补益之效。而这一点，正是笔者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本丛书编撰同仁和衷共济、勉力于写作的潜在动力。

本丛书策划之初，曾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桑士显君热忱推动，今桑君英年早逝，人往风微，远想慨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参加丛书工作的各位编辑全力支持此套丛书的出版，从而使笔者以文化学眼光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构想最终形诸一本本独具神彩的文化品，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周积明

识于武昌水果湖寓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儿女情”为红线将《红楼梦》的妙处悠悠话出，引读者入温馨风流的情文化、情世界，品尝曹雪芹“谈情”的痴味，神游“太虚幻境”的情天爱海，领略大观园痴情儿女的风采。从宝玉“情不情”，黛玉之“情情”，宝钗之“情缘”，凤姐之“情渴”，袭人之“情累”，“十二钗”之“情怨”，说到梦中情，曲中爱，乃至情结、情误、情迷、情种，百花之恋情，千红之爱意，万艳之芳心，兼及琴棋书画、品茶饮酒、节令民俗、神话逸闻。熔“红学”与美学于一炉，共诗情于哲理于一心，既有东方文化的历史感，又不乏面向世界的当代人眼光。文笔优美，韵味绵长，适合中外广大读者品读珍藏。

目 录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回味不尽的儿女情

——兼说“情”与文化 (1)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情崇拜 (9)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女儿泪 (16)

木石情与金玉缘

——说“情缘” (23)

“红楼”情痴抱恨长

——说“痴” (30)

顽石一片女儿心

——宝玉“情不情” (38)

“我为的是我的心”

——黛玉“情情” (45)

黛玉香从何方来

——绛珠之美 (52)

“淡极始知花更艳”	
——宝钗之心	(60)
“湘江水逝楚云飞”	
——湘云之爱	(68)
皇恩扫尽天伦乐	
——元春之悲	(76)
柔情女遇无情兽	
——迎春之苦	(83)
“千里东风一梦遥”	
——探春才情	(88)
青灯古佛侯门女	
——惜春情冷	(97)
爱的失落 妒的张狂	
——凤姐情渴	(103)
“情天情海幻情深”	
——秦可卿之谜	(110)
芳情雅趣向谁言	
——妙玉之恨	(117)
霁月难逢芙蓉女	
——晴雯纯情	(125)
“花气袭人知昼暖”	
——袭人情累	(132)
紫鹃形影伴潇湘	
——紫鹃之怨	(139)
“最是无情胜有情”	
——鸳鸯绝情	(145)

天生尤物是情烈

 尤三姐之恋…………… (150)

多妻制下的凄美冤魂

 ——香菱、平儿、尤二姐…………… (155)

梨香曲演痴情梦

 ——红楼女伶…………… (161)

“聚如春梦散如烟”

 ——梦中情…………… (167)

“如何心事终虚话”

 ——情中梦…………… (174)

“心冤结而内伤”

 ——“红楼”情结…………… (182)

“卿须怜我我怜卿”

 ——花的“自恋”…………… (188)

假凤虚凰不胜情

 ——“同性恋”的误区…………… (195)

不知不觉处见真情

 ——失误心理描写…………… (201)

每逢佳节倍含情

 ——“红楼”节令…………… (207)

“祝你生日快乐”

 ——“红楼”生辰拾趣…………… (214)

千红万艳无限情

 ——“红楼”群芳谱…………… (220)

漫话清代闺秀诗

——“红楼”诗社的原型…………… (228)

红楼梦断曹子情

——关于曹雪芹…………… (236)

犹是女儿评“红楼”

——关于脂砚斋…………… (242)

跋…………… (255)

回味不尽的儿女情

——兼说“情”与文化

情在“红楼”，梦在“红楼”，“红楼”儿女情最稠。

“红楼”一梦，“大旨谈情”，“情”为《红楼梦》之警心。

世称《红楼梦》为古今言情小说之最。凡读《红楼梦》者，或情泪相陪，或情思联翩，无不以情读之。入其梦，探其情，尚需细细品味“太虚幻境”之“孽海情天”宫门高悬一联：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是境乃《红楼梦》总体意旨之象征，此联意为，天地悠悠，情梦绵绵，古今多少钟情儿女，其生命有限，惟其可歌可泣的爱情无穷无尽。人世间最值得珍视的，不是利禄功名、荣华富贵，而是烂漫儿女的纯情。

情 文 化

老杜诗云：“人生有情泪沾臆”，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情。人类的文化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情文化。

所谓文化，简略言之，即人类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合。而倘若没有情，人们就不会以主动进取的态度与其实践对象建立联系；没有情，人们就不可能结成丰富的社会关系；没有情，人类就无法繁衍与壮大。

那么，情是什么？我国古籍《礼记·礼运》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个古老的定义相当科学，“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是从外延上择要列举，“弗学而能”是从内涵上作本质揭示。就是说，情，不是知识，不是理性，也不是意志，它是指人在生活处境中自然发生的种种心态，是无须学习锻炼而具有的对现实关系的心理反应。唐人吴融以《情》为题作诗对它形象地描绘道：

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

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

这首《情》诗释“情”颇为巧妙。一个“两”字表明“情”必须发生于主体与对象之间，“依依”指情之既生而难舍，“脉脉”指情之内含而微露。“轻丝”喻情不可量而悠长，“渺波”喻情不可断而变幻。

月之圆缺、花之开落均会引起人的情兴感触。为“伊”多情，即是悲欢人生；无“伊”无情，人生则索然无味。

可见“情”既恼人，又足以宜人。人生而有情，情不得尽而化为文，是为文化。《文心雕龙》有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中华文化原始，载于八卦《周易》，《易》卦之作“以类万物之情”。《世说新语》已提出“文生于情”的问题。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影响及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特于“红楼梦曲”首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第一回自述缘起，借“石兄”枉入红尘，“亲见亲闻几个女子”，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不能忘情为由，说明是书由情而生。所谓“一把辛酸泪”，非痴情而何？

唐人李翱曾指出：“情者，性之动也。”西方弗洛伊德则认为：正是性的冲动，才使人类在文化的、艺术的以及社会的各项最高尚的事业上有所建树。他说的性本能冲动又有两类。一类是死的本能，即破坏的本能：受压抑而破坏自我，就产生精神病；失去控制而破坏他人，就导致战争与迫害。另一类是爱的本能，即创造的本能，爱的情感升华，便能创造各种文化财富，故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

人类的文化，尤其是文学，就这样与“情”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文化有时代、民族的差异，东方的“情文化”自然异于西方的“情文化”。

从漫长社会中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差异来看，西方文化可以说是外倾型的情爱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内向型的情性文化。西方重妻子、重情人，尊崇爱神与美神，希腊神话充满着炽热的爱情故事，基督教信仰亚当、夏娃为人类始祖。中国重人伦、尊父母，崇尚天人和諧，以礼持情，情爱本能受到过分的压抑，暗里又转为权势者的性欲放纵。尽管爱在中国古代过多的失落或扭曲，难以自由追求，但是中华儿女的纯情扼杀不了，更显可贵，她没有西方原罪的恐惧与奥林匹斯的浪漫，而自有乐感与诗情。就像《关雎》、《溱洧》等古老的民歌所咏叹的那样温柔敦厚，回味无穷。《红楼梦》正是这古老的诗情文化的延绵与结晶。

儿 女 情

人世之情千丝万缕，最值得流连、最值得歌咏、最值得回味的是儿女真情。

这里所说“儿女”，指的是少男少女。《红楼梦》的情文化中，最为动人的当是少男少女的纯情故事。十多岁的少男少女们，怀着纯洁无瑕的童心走来，开始尝到酸甜苦辣的生活情事，开始天真地编织彩色的人生梦想，大胆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任性倾吐，不顾利害，热情执着，全无私念。此情此心，孰人不爱？

南朝乐府有三首《欢好曲》描画了少男少女的动人情态：

淑女总角时，唤作小姑子。容艳初春花，人见谁不爱？

窈窕上头欢，那得及破瓜。但看脱叶莲，何如芙蓉花？

逶迤总角年，华艳星间月。遥见情倾处，不觉喉中啖（yuě）。

“总角”，即古代儿童发式，这几首俚俗民歌，可以说是儿童向青年过渡时期初尝情爱的写照。

少男少女的情是最烂漫的，它充满希望之光，有着美好的未来。在西方童话中，少女“灰姑娘”不是幸运地迎来了白马王子吗？

少男少女的情是最专注的，正像《离魂记》中的倩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心专注于有情郎，以致精魂追随，终结良缘。

少男少女的情是最可贵、最无私、最动人的，就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就像中国戏剧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纯洁的爱，为了反抗恶势力而双双殉情。

少男少女的情是最美妙、最绵长、最值得回味的。小说是对人生的一种回忆，而《红楼梦》超出一般小说，则是对人生的诗化的回味。其作者当是体验过儿女情的过来人，他以诗家之心回味人生最光彩的时刻，将一群痴情儿女写得那样美、那样可爱，让读者也回味无穷。